

# 天定风华

下

天下归元 著

TIAN DING  
FENGHUA

VI 笑凭阑



华语文坛  
最大气古言作家  
天下归元

练强军、赢大比  
振国威、御强敌  
建不世功业  
为女中英杰  
绘手好钱  
精美海报、书签  
“天定风华”系列第3卷！  
“太史阑”篇第3卷！  
吾本天上凤  
不困人间黄龑  
别离未必待相逢  
宁可相思在路上

《扶摇皇后》《凰权》后巅峰巨献！

文艺出版社  
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天定风华

TIANDING  
FENGHUA

VI 笑凭阑  
下

天下归元  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## 第二十七章 她是人，还是神

嗡——一团箭如蜂巢掷出，而碎雪似群蜂四散，箭团四周三尺方圆，出现黑色的空洞。

太史阑忽然仰身一倒！嘶！又是一声撕裂空气的强音，雪花被某种力场所牵动，忽然聚拢如一件雪色披风，披风里突出一道尖锐的形状，似裹着一把利刃，狂冲而上，碎雪的衣角微微一扬，哧——

射来的箭忽然无声无息折断，落入山崖，而那些呼啸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停止，哧哧几声微响，青黑色的山崖忽然受了伤，射出无数道深红的血线，贯穿这深山雪夜。

刹那间十几条人影，带着长长的血线落下深崖。

太史阑在这种时候还能跃身而起，手中刀一挥，将经过她身边的一个大燕士兵身后的牛筋绳割断抓在手里，然后绑在腰上。

她身边的人如法炮制，来得及的都顺手割了一截绳子以备后用。

大燕那边的人连眼神都青了。他们此刻才明白太史阑那一招愚蠢的聚拢，其实不过是为了引诱他们也随之聚拢，在他们想一举搏杀自己之前，先一举搏杀他们。

刚才那是什么暗器？无法想象的速度！无法想象的杀人利器！南齐如果大批量配备这种速度的武器，这大燕以后的仗也不必打了，直接称臣算了。

更可怕的是太史阑这个人，警惕之高，反应之可怕，指挥之精准，出手之决断离奇，也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。

大燕这些人原本对这样大费周章来暗杀一个女人不以为然，此刻却觉得这样的决定再英明不过。

他们低头望着山崖上面色平静的女子，都觉得心底的寒，胜过这夜的风雪。

这真的是未来南齐不世出的凶神，武力未必强大，杀气已不可抵挡。

领头的人毫不犹豫，喝道：“退！”

山崖上暗杀已经绝无可能，反而会被人家反手一个个杀掉，那就使出最后一招！

与此同时太史阑也下了第三道命令。

“散开！”

护卫们散开得和聚拢时一样毫不犹豫，长长的栈道上人影移动，星丸跳掷。

大燕领头的男子一声暴喝，“砸！”

这声一出，他和手下身子立即荡起，看样子竟然是往崖上去。

轰隆一声巨响，山顶上一堆巨石滚滚而下！

太史闌等人此刻身在半山栈道，山顶巨石滚下，根本无处躲藏，巨石必将将栈道砸毁，到时候太史闌等人一样会落崖。

然而太史闌一开始就下令备爪。

攀山爪因为形状突出也偏重，一般都拴在包袱上，众人睡下时包袱自然放在一边。如果不是太史闌第一个要求就是备爪，此刻再去拿肯定来不及。但现在每个人的爪都在腰间，就手一甩，爪尖抓紧山缝，爪上的吊索飞起，将人们稳稳地固定在山壁上。

山石擦身落下，将栈道砸毁，很久很久之后，才听见谷底传来一阵又一阵沉闷的撞击之声。

南齐的人身子紧紧贴着崖壁，听着那瘆人的声响，心中对太史闌充满感激。

太史闌却并没有停留，山石滚落那一刻她攀附在山崖上，眼看着一批石头过去，她忽然蹿起。

她自从乾坤殿一行，从圣门门主那里捞到了点好处之后，身体比以前轻盈，一跳便已经上了山崖一大截，正追着那领头的大燕首领。

那人一回头，便看见山崖上太史闌如燕子一般掠过来，惊得眼瞳一缩。

这女人好可怕！在危险境地凭借精准的判断和指挥接连逃生，平常人这时候还在后怕，她竟然好像还想反攻？

太史闌紧紧追着他，手一抬，一柄火折子迎风点亮，狠狠砸向那人。那人偏头一让，火折子越过他头顶，哧一声，他身后牛皮筋绳子一阵收缩。

那人眼睛又一缩。原来太史闌要烧断他的绳子！牛筋绳一烧便断，那人身子往下便坠，他却冷笑一声，手腕一振，一道乌光飞出，啪的一声扣在山崖上，他身子刚刚坠下半丈，就被拉住。

他身上也带了攀山爪。他身子坠下的时候，太史闌也在下坠。正在这时，第二批下推的石头也滚了下来，有一块眼看要撞到她头顶。

此时所有人都已经停战，一边躲石头一边愕然看着双方首领的绝壁交锋。眼看这一幕，大燕方固然欣喜，南齐方都张大嘴，心跳到了喉咙口，想让太史闌赶紧下来别追了，但又不敢惊扰了她。

巨石轰然而下，碾压得四面碎石飞溅，一些碎石片打在太史闌额头，顿时鲜血涔涔而下。

太史闌腿狠狠蹬在石壁上，这一蹬，她身下石壁赫然炸裂！她身子荡出丈许，远远飞离了山崖！

巨石从她刚才待的地方轰然碾过。

众人仰头，望着山崖上凌空横飞的女子，乌发飞散，修长如铁的双腿，荡出燕子尾翼般的剪影，将这夜的血色和雪色搅碎。

人们心动神摇，只觉这一幕不似人间可见。

太史阑已经又落了下去，正落在那首领身侧。那人看她靠近，冷笑一声，一柄匕首飞快横刺过来。

太史阑停也不停，手指在山壁上一拂。连接着攀山爪的铁链，断！那大燕首领再次下坠！

他似乎也没想到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事，眼神惊愕。但这人心性也够狠，在落下的最后一瞬间，他一手扣住身边一块突出的石头暂时稳住身体，另一只手中的匕首，还是狠狠地刺了出去。

两人这时相距极近，都是单手对敌，他固然没能逃得了太史阑的毁灭之手，太史阑也不可能逃得了他的匕首杀机。

太史阑只做了一件事。

她那只拂出的手迅速收回，两指向前，挡在了自己胸口。手是血肉之躯，挡不住百炼精钢的匕首，何况两根手指。几乎瞬间，匕首就要穿手指而过。

匕首的刀尖，忽然不见。这比刚才攀山爪链子忽然断了还让人惊悚。那首领霍然抬头，眼神里终于涌上巨大的惊恐。

在下一个瞬间，他的瞳孔忽然极速放大。他看见太史阑手指一翻，匕首在她手中转了个弯，然后刚才消失的刀尖，忽然又出现了。

雪亮的刀尖，似天边明月，刚才被云遮灭，忽而又再现清辉。那点光芒倏地一亮。

太史阑毫不犹豫，一个反手，将匕首送入了他的胸膛。大燕首领只看见刀光如月光一亮，然后胸口一冷，胸膛里似塞进了这夜的风雪，而将全身所有的热血和力量，都换了去。

他再也抓不住那点突出的山石。手指一松，坠入黑暗。一生里最后一个念头，刹那间也如飞雪在意识里飘过。

她是人……还是神？

……

山崖寂静，万灵寂静。一瞬间连山顶上的推石都没再继续，山上山下，所有人都已凝固。

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大燕首领，在和太史阑绝壁之上交手三招之后，莫名其妙，失败坠崖。

大部分人没看清他到底是怎么败的，因未知而心底恐惧。也有人看清了是怎么败的，因知道而更加恐惧。

山崖上，太史阑轻轻一弹，落了下来。她向下落，大燕士兵们却开始拼命向上爬。不知为何，看见这岿然如铁的女子一动，所有人就忍不住心底恐惧，无力感深深涌起。

首领已死，无人指挥，大燕方开始撤退。

太史闌也没阻止，再缠战下去，己方地形不利，难免要有死伤。她不喜欢自己的人死，她一直希望自己拥有一个“零伤亡”的队伍。直到确定大燕方真的全部撤走，她才带着所有人攀上山崖，另寻他路。

上到山顶时，正逢日出，金光滢滢千万里，瞬间在天地间炸开，而她在日光正中。

所有人站在她身后，仰望她笔直的背影，想着这一夜惊魂，被这女子素手轻松翻转，只觉得心胸浩荡，似要狂歌大笑。而这一霎天地松海，江河万物，都似呼啸而来，撞入怀中。

三日后，崇仁宫收到了来自边境的快报。

皇太孙将那快报仔细看了三遍，随即慢慢在火盆中燃尽，火光在皇太孙的脸上跃动，皇太孙面沉如水。

幕僚们惴惴不安地看着他的举动，不敢多问，心里都明白，行动，失败了。

万无一失，多方推算，看似简单其实耗费了无数人无数心力的一个计划，一个众人觉得连皇帝都能杀掉的完美计划，竟然还是失败了！

所有人心底涌起同样的念头。

她是人……还是神？

纳兰君让缓缓起身，想着密件里描述的战况实情。想着她最后，杀大燕首领的诡奇手段。

这世间太多奇女子……

良久，他深深叹息一声。

“天意如此，罢了。”

“殿下……”幕僚们心有不甘，却被纳兰君让挥手止住。

年轻俊逸的皇太孙回身，面容平静，眼底有为国事操劳的深深血丝。

“该来的逃不了，不该来的永远不会来。不出十年，她必将为南齐的中流砥柱。但望将来，大燕不必再次以她为敌。”

景泰元年十月初。丽京西北，永庆宫。

此时已将近半夜，平常这时间皇帝早已就寝。今晚皇帝的寝殿里，一点灯火还幽幽地亮着，朦胧地映着月白底飞龙探海屏风。

屏风后的纱帐里，那个本该睡着的小小人影，此刻却是坐着的。

景泰蓝不仅没躺下，甚至穿着全套朝服，周周正正地坐在龙床上，眼珠子大而黑亮，盯着殿外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孙三躬身陪在他身边，默不作声低着头，好似睡着了，只眼神偶尔向景泰蓝一溜。

他眼神里有点困惑，觉得皇帝太镇定了，不像个三岁娃娃。

今早，孙三收到了三公传来的一封信，当即压在托盘下给景泰蓝送了上来。景泰蓝在后殿读了，顺手就给烧了，之后他读书，看奏章，写作业，到晚间酉末上床，和平时做的所有事情一样。神情姿态也没什么异样。

孙三瞧着，还以为三公传递来的不过是普通的问安折子。谁知道上了床，景泰蓝没有换寝衣。孙三顿时觉得不对劲——瞧这架势，今晚有事？

他立即命令自己亲信的徒弟守在殿外，把平日里不太能把握住的宫人都打发了出去。

孙三现在已经是景泰蓝的忠心宫人。景泰蓝一回来，就救了孙三和他的徒弟们一命，老太监的感激自然无以言表。再加上景泰蓝在太史阑身边混了半年，练得嘴甜如蜜，又生得玉雪粉嫩，硬是把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太监哄得贴心贴肺，恨不得随时为他丢了老命去。

更鼓敲响夜色，天色黑浓得似要滴下墨汁，远处隐隐传来车马声响。

孙三做了一个手势，外头看似昏昏欲睡的小太监，立即一骨碌爬起来出去，过了一会儿回来，冲孙三点点头。

景泰蓝冲着西北院子一努嘴，问：“最近安分些了吗？”

他问的自然是被贬去给宫人们看澡堂子的西局太监们。

孙三嘴角露出一抹笑意，轻轻道：“今早乔大人说身子不舒服，让传太医来。”

“哦？”景泰蓝眨眨眼睛，“你怎么不回报朕？”

“乔大人的人拦着，不让老奴走。老奴便让请王太医来。乔大人却说她是老毛病，吃惯了宫中刘太医的方子，不愿随便吃别人的方子怕引发药性抵触，让去请刘太医来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景泰蓝眼睛弯弯的。

“老奴让人去请刘太医，西局的大人们说他们去，在门口却给武卫拦了。乔大人无奈只得让老奴的人去，之后……”老太监笑了笑，眯着眼睛道，“咱们带回来一张方子，是刘太医开的，顺便还拿了很多药。”

“乔大人吃了？”

“乔大人让人熬药，自然是咱们的人去熬，药罐子却翻了。乔人大怒，把那个熬药的小太监狠狠打了一顿，鞭子重了点，人当时就没了气息。”

景泰蓝皱皱眉，嘴角一撇，眼神里一抹厌恶。

“这种身死宫人按例是要拖出去寻乱葬岗埋了的。”孙三垂下眼睛，忽然说得很模糊，“不过老奴另外处理了。”

景泰蓝睁大眼睛看着孙三，老太监嘴角微微垂着。

再忠厚老实的宫人，在宫中年月待久了，处理起这种叛徒来，也一样是心狠手辣的。



景泰蓝心里模模糊糊地知道，这个小太监不会被拖出宫，但也不会再活过来给乔雨润送信了。

他觉得有点冷，却没有发抖。麻麻说过，宫廷最肮脏、最黑暗，每个角落里都染满了层层叠叠的鲜血。想要不死在这里，就得先让别人死，想要以后少死一些人，就得先死上一大批该死的人。

小小孩子耷拉下眼皮，轻轻道：“乔大人最近也是操劳过度，该好好歇息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孙三笑眯眯地答，觉得陛下的反应真是怎么瞧怎么令人佩服。

这才是个三岁的孩子啊，就已经什么都明白了。

他看看西北方向，眼神很冷。乔雨润在这段时间内，用尽方法想要递出信息去，但内有和她有仇的永庆宫人，大多收买不成；外有受三公节制的武卫，她无法伸手；正殿里还坐了个和她更不对付的皇帝，动不动就指派一大堆杂事给她做，什么帮他在厚厚的字典里翻找一个冷僻字啊，什么让西局太监给他找一只跳到草丛里的蝻蚰啊，整天折腾得人仰马翻，她想做什么都没工夫。

乔雨润一直不想用装病的方式来试图送信，她怕一装病反而让对方更有借口将她困住。直到今天她才使用了这个办法，但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来太医，而是让早已收买好的熬药小太监装死出去送信。

不过这最后一招，还是被关键时刻足够心狠的孙三给堵住了。

此刻车马声响，直入内殿广场，一条人影跳下来，匆匆进入寝殿，正是大司空章凝，他半夜亲身前来。

他一路匆匆而行，神色凝重。转过屏风，在御榻前一停。

景泰蓝端坐不动，抬眼向他看去。他粉嫩的小脸仰着，眼睛亮得似乎储了水，满眼的信赖，却又隐藏着一点不安。神情很符合这个年纪孩子遭逢大事时应有的状态，却又因为那努力隐藏的表情而更让人心疼。

章凝迎着那样的目光，心中一软又一热，抢上一步要行礼。景泰蓝早已跳下来将他扶住，在他耳边奶声奶气地道：“大司空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章凝心潮汹涌，有点忘形地拍拍他的背，道：“陛下放心。”动作充满爱怜。

景泰蓝靠在他肩上，揉了揉脸皮子，觉得刚才的表情摆得很好，不枉他对镜子修炼了很多遍。

“我等了好久了。”他道。

同样一句话，意思却截然不同。章凝自然听得懂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。我们也等了好久。”

他的字音在“好久”两字上着重落了落，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。

宗政太后，这个怀孕的时间，确实好久……早已超过了常规的十月怀胎时间，外头



百姓不清楚太后是什么时候怀孕的，三公自然知道。先帝驾崩前几天，太后传出有孕的消息。先帝子嗣艰难，宗政惠先有了景泰蓝，后又怀孕，算是宫妃中头一份。而先皇后早逝，宫中原本是静安皇贵妃位分最高，据说先帝原本是打算在那几天封她为后，却因为宗政惠忽然怀孕而作罢。之后先帝忽然驾崩，宗政惠自然而然做了太后，随即将静安皇太贵妃等人都迁入别宫。

这孩子迟迟不出来，渐渐地自然要有流言。流言说了一阵子忽然又变了风向，开始往神神怪怪方向发展。说是青峰山的张真人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推命，算出他有真龙之运。只因天无二日，真龙也无双，所以迟迟不出，怕引动天下局势之变云云。

这样的话，很难想象一个道士敢说出去，更难想象还能大量流传而不受官府阻止，这里面要说没人默许并故意推动，谁信？

章凝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宗政惠，这样的事情，她居然也能扭转劣势，胆子大，心机深，难怪能在宫中几经起伏，最终掌握天下。

真龙吗……章凝的嘴角微微往下一撇，随即抱起景泰蓝。

“走吧。”低调的马车冲破夜色而去，辘辘向皇宫。

今夜的丽京城，并没有任何人下戒严令，但不知怎的，整个城池都笼罩着一股肃杀而凛冽的气味。在树的暗影后、巷子拐弯、道路两侧……时时会有一些人影或隐或显，出没在月色光影的背面。

今夜，丽京压抑，等待一声注定要惊动南齐朝局大势的啼哭。

八门紧闭，早早关城，外人不入，内人不出。

夜色初降的时候，却有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，直奔西城门。

马上人以一叠伪造的太后手令骗得城门开一线，随即当先一人一指划断城内数道门锁铰链，带人一冲而入。速度之快，令人追之不及。守城的士兵只看见一双瞬间划断铁链的神奇的手，根本不知道谁进了城门，又去了哪里。

那群人在一个巷子口换马，进入巷子，巷子深处有人在等候。

是先一步回京的赵十三。

“国公飞鸽传书令我在此日夜守候。”他开门见山地道。

披着连帽斗篷的人下马，月光下眸子深深，正是太史阑。

她冲城门而入，按照事先容楚的关照，在此和赵十三接头。

“我要去永庆宫。”她直接道，“十三，你派几个脸生的属下给我带路，其余事你们就不用掺和了。”

“陛下已经出永庆宫。”赵十三提到景泰蓝，眼神都稍稍柔和些，“太史大人你随我来，咱们先到景龙台附近一处房子里等着，那是陛下回宫的必经之路，也是离宫城最近的地方。那里地形比较特殊，你在那里才有机会混入陛下车驾，一起进宫。”

“三公能保护好景泰蓝吗？”太史闾皱皱眉。

“我觉得三公还是可以相信的。”赵十三看看天色，“也就今晚，她没有什么力气来管太多，我们走吧。”

太史闾不知为何还有些犹豫。赵十三看她一眼，忽然道：“国公要我和你说，别想着撇开他，你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也撇不开。与其想那么多，还不如先尽力去做。”

太史闾瞪瞪眼，心想心思又被容楚给猜着了。

她是心想自己单干，不连累容楚和他的晋国公府。不管容家势力如何雄厚，毕竟是人家的臣子，她干的杀头大事，不该牵连人家的百年富贵。

但容楚已经提前把话堵死，看样子她想单独走也不行，太史闾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
确实没必要矫情。她和容楚的关系，宗政惠已经很清楚。宗政惠迟早要对她下手，而容楚也必定会出手干涉，这一团乱麻的关系永远也不会有捋顺的时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走一步看一步。

太史闾跟随赵十三从京城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巷中绕行，心中却想着三公为什么要在今晚发动？

她昨天接到三公传书时，离京城还有数百里。三公要她最好今夜之前赶到，她算着时辰怎么都来不及。幸好杨成家族势力庞大，竟然在短短时间内找到了几匹极品好马，她当即日夜不休赶路，在今天半夜赶回京城。

如今看来，是宗政惠终于要生了。太史闾万万没想到，宗政惠竟然真的迟了许久，一直迟到她回了南齐！

她赶回南齐，原本是怕宗政惠生下孩子，坐过月子，就要对景泰蓝下手。按理说，就算宗政惠生了个男孩，短期内也不该对景泰蓝造成任何威胁，毕竟孩子还小。但从三公急若星火的态度来看，宗政惠似乎比她想象中还急，难道她真的会还在虚弱中，就迫不及待对景泰蓝下手？

她又能怎么下手？用什么借口来处理掉景泰蓝？

太史闾想着初遇景泰蓝的时候，他走路、说话都不利索，身体里有暗毒，整天对着大胸流口水，两岁多了还要吃奶。

这完全是照着早夭的纨绔子弟方向来培养的。宗政惠，是不是早就为今日做好了准备？

太史闾随着赵十三走了很久，赵十三的手下人对丽京道路之熟令人惊叹，总是能躲过各种暗桩和路卡。大半个时辰后，太史闾看见洁白的大街，大街东头一座宅邸，不大，在月色下静静矗立。

宅邸之后不远，可以看见宫城的广场。

“大约一刻钟后陛下车驾会经过这里，守卫宫门的勋卫会来迎接。勋卫不为三公掌

握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制造一场纷乱，好让你趁乱混入。”赵十三对太史阑招招手，当先开了大门。

太史阑只带了花寻欢、苏亚以及史小翠、杨成先期赶回，众人鱼贯而入，院子里黑黑的，没点灯火。赵十三道：“这是先帝赐的宅子，离皇城近。当初晋国公府离宫城太远，先帝就赐了这宅子给老公爷上朝使用，不过现在已经很久用不着了。”言下便有些唏嘘。

他带太史阑走到厅堂里，点起灯火，椅子上有一些衣服。赵十三道：“进宫的人不能太多，顶多两人。这里有两套西局太监的衣服，赶紧换上。”说完避嫌走了出去。

太史阑犹豫了一下，按说应该带苏亚，最忠心、最稳妥，但是苏亚脸上有伤痕，声音也有问题，一旦被人盘问反而容易露馅，她便选择了花寻欢。

花寻欢十分兴奋，太史阑又叮嘱她不得开口说话，不得擅作主张。花寻欢都赶紧应了。

太史阑和花寻欢拿着衣服转过屏风进入后堂，后堂里黑沉沉的，没有点灯火。花寻欢进去后就急匆匆地脱衣，太史阑忽然一把拉住了她。

花寻欢莫名其妙看着她。太史阑却只注目黑暗，沉声道：“谁？”

黑暗中一片静默，随即有人吁了一口长气，嚓一声微响，灯火点燃，后堂大亮。

后堂下首左侧椅子上，坐着一名男子，正用微微惊异的目光，将太史阑上下打量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赵十三看见亮光发现不对，探头进来看，眼睛忽然一直，“……二公子？”

太史阑也一怔。

容楚的……哥哥？



## 第二十八章 脚踢公公

她知道容楚有兄弟，还不止一个。老国公虽是容家嫡系子弟，却是侧室所生。主母善妒，早早将他们母子赶到乡下。老国公早先在乡下的时候早早娶了亲，光原配夫人就给他生了三子一女。

原配夫人是个没福的，老国公还没当上参将，她就去世了。现在的国公夫人，是老国公的续弦夫人，封为国公之后娶的。老国公大她十八岁，自然十分迁就她。

老国公原配夫人生的儿女，其中长子早年战死沙场，另外两个儿子，一个任中郎将，一个在御史台任言官，都早早出府，女儿也已经出嫁。

容楚是后头夫人的长子。后头夫人出身高贵，非乡下女子可比。容楚又才智卓绝、战功卓著，深得先帝宠爱，先帝直接指了他承爵。容楚另外还有几个弟妹，除了一个是国公夫人收养的孩子外，其余是侧室所生。说起这侧室又是一段故事，总之太史闾一直觉得容楚家复杂，很复杂。

这也是她之前一直看不上这家伙的原因之一。

既然是二公子，也就是容楚最年长的哥哥？她在打量那男子，那男子也在打量她，眼神比太史闾好奇得多。任谁第一次看见这样一位出奇的“弟媳妇”，都会很有兴趣的。

如果是平时，太史闾随便他瞧多久，心情好说不定还会看在容楚面子上寒暄几句。但此刻她心急如焚，急着换衣服和景泰蓝一起进宫，又不知接下来要发生何等大事，哪有心思在这里和容氏家族的人相见欢？忍耐着等他看了几秒钟，太史闾扬扬手中的衣服，道：“容二爷，我要换衣服了。”

她这样对她来说就算很客气了，正常情况下她会说：“我要换衣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

容弘听在耳朵里却觉得这女子当真粗鲁没教养，冷冷道：“这是我家的地盘。”

太史闾听他语气不善，看了他一眼。

容弘只觉得这女子眼神若针刺，顿时恶感更甚。心想看来传说不假，这位真是百年难遇的母老虎，堂堂容国公府真的要迎来这样一位女主人？

太史闾瞟他一眼，无心玩宅斗，快步走出，准备换个地方换衣服。

容弘却忽然起身，一招手，几个黑衣护卫从黑暗中跳出来，拦住了她。

太史闾掀起眼皮冷冷看着面前的人。

“这是我容国公府的地方，你从这里走出去就代表我容国公府。”容弘在她身后冷然道，“太史大人，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希望你无论做什么，都不要牵扯上我容家。”

太史闾看了一眼赵十三。

赵十三却早有准备一样，掏出一封信笺，对容弘扬了扬，道：“二爷，这是国公的信。今晚的事，您还是别掺和了。”

容弘不接，垂下眼睛道：“他虽然是国公，是容国公府的主人，但是 he 和我，都只是儿子。”

赵十三脸色变了。

“老爷子知道了？”他失声道。

太史闾顿时明白，敢情容家父子不是一条心，容楚是铁了心要帮她，老国公却不愿牵连家族，引来祸患。

至于老国公为什么会知道，很简单，要么是老国公消息灵通，要么就是宗政惠事先

警告过国公府什么。

宗政惠最虚弱的时刻，自然要抓住忠心于王朝又一切以家族兴衰荣辱为重的老国公。

容家能交出军权、推却权位，自然不是野心之辈，要的不过是安稳而已。

“我不知道四弟是怎么想的。”容弘寒着脸道，“这样的事他也敢掺和？当真不管我容家一族千余口性命吗？”

“哪有那么严重？”赵十三一脸不以为然，“主子会处理好。”

“敢情是以为有三公撑腰便可获胜？”容弘指着赵十三鼻子，“幼稚！上头那位——”他指指头顶，“不是无根无基的普通嫔妃出身！正宗的清贵大学士家族！勋爵中齐国公更是她家姻亲之好，齐国公的女婿就是内五卫之首勋卫的总指挥。她掌握内五卫中三卫，也有权指挥城外的天节军。真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？”

“十三也不明白二爷您在想什么，”赵十三挑着眉毛，“不就是来个客人换个衣服吗？还是个女客，二爷你也不晓得避嫌，愣要在这里拦着。”

容弘气得翻白眼，太史阑却皱起眉，她也是第一次知道宗政惠的真正权力，以前容楚不爱和她说这个。那么三公今晚的发动会不会仓促？说到底，一群老臣文臣，和一个不掌军权的容楚，是不能把当政的宗政惠打倒的，就目前的布置来看，似乎三公也没打算武力逼宫。

不管怎样，太史阑很能理解容家人的想法，点点头道：“是，我也不想连累容家，那么请诸位让开，我到外头找地方去换。”

面前的护卫却没有动。

“太史大人，多谢你体谅。”容弘的声音听起来毫无谢意，还带着点讥讽，“不过此刻就算你出去了，换上这衣服，跟着进了皇城，我容家还是脱不了干系。所以你就好人做到底，今晚就留宿在这里如何？”

太史阑默然，挥手止住苏亚等人的反击，道：“容二爷这话提醒了我。我忽然想起，我和容楚牵绊太深，就算我今晚睡这里不动，但只要我此刻在京城，他，以及你们容家一样脱不了干系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好办。”容弘立即道，“你留在这里，容家自然保护你。稍后会将你改装，送出京城，回到容楚的使节队伍里。你本来就不该提前回京，我们容家会进行补救。”

“容二爷主意很好。”太史阑淡淡道，“我建议你，不仅送我回使节队伍，干脆联合你们所有的力量，弹劾我，让我从观风使降到西凌府尹，再降为代理府尹，再降为典史，再回到二五营，最后逐出二五营，如此才一劳永逸，和容家彻底撇清干系。否则，终有一日太后翻旧账，都难免和你容家清算。不如补救得彻底些。”

容弘给她噎得一愣，眉毛一挑已经现出怒色，“我容家要如何做，无须你管！”

“那么，”太史阑立即道，“我太史阑要如何做，也无须你管。”

她抬腿便走，容弘霍然站起，大声道：“拦住她！”

啪一声闷响，太史闾面前的护卫忽然倒下。

倒下的护卫身后，出现赵十三，他吹了吹拳头，笑嘻嘻地道：“我出拳比你快。”

太史闾伸出的拳头收了回来，问他：“不怕得罪二爷？”

“我只怕得罪我的爷。”赵十三答。

“赵十三！”容弘大怒，“你疯了！这是老国公的命令！”

赵十三板一眼地答：“我是晋国公的奴仆，我只听他一人的命令！”他一挥手，一批护卫快步而来，直奔容弘带来的护卫而去。

“走吧！”赵十三塞了个纸条到她掌心，“按上面说的做！时辰差不多了！别耽误了！”

太史闾毫不犹豫向外走，花寻欢紧跟在她身后，苏亚等人则拦住了容弘。

当她和赵十三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听见他悄声道：“保护好他！”

太史闾心中一暖，心想赵十三这样卯上自家老主子也要让她走，不仅因为这是容楚的命令，也是为了景泰蓝吧？

那些相处的日日夜夜，景泰蓝和赵十三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她还多，她很少抱景泰蓝，都是赵十三把他捧在怀里。

陛下是他心尖上的小祖宗。

太史闾把太监衣服套在自己衣服上，两个默不作声的仆妇过来，把她和花寻欢的头发散开，重新梳头。

容楚做事，总是很周到的。

看看时辰，差不多了，里头还在乒乒乓乓地打，太史闾也不管，抬步就往外走。按照纸条上的安排，这大门外有一个牌坊，她就需要躲在这牌坊后，然后陛下车驾到时，马会受惊，马车倾斜，会有两个人滚出来。她要做的，就是和花寻欢迅速把那两个人推到牌坊侧的树后，然后她俩换上去。

天黑，牌坊后有阴影，只要动作快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太史闾隐隐听见远处大片的马蹄声，应该是接应圣驾的勋卫到了。而在另一个方向，也远远看见一路透迤的灯火，应该是景泰蓝的车驾。

现在这时候还能公然在街上排队前行的，也只有皇帝的车驾了。

太史闾选择了一个最好的角度，静静地等。

正当这时她听见一声马嘶。极清亮，一听就知道是好马，随即从对面的一条巷子里，忽然冲出一骑来。

来者突然，连太史闾都吓了一跳，借着幽暗的月光，她看见对方身躯高伟，颌下须发微白，是个五六十岁的男子，人在马上，肩背笔直。

这人狂驰而来，在牌坊前勒马，骏马长嘶仰蹄，他手臂一动不动，浑然如铁。这人

浑身充满了军人的气质，满身细胞都似乎在叫着，“我是老将！我是老将！”

太史阑眼看他冲到牌坊正中，停马，面对皇帝车驾来临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

月光下他的影子越过牌坊射在太史阑脚面。太史阑抿唇等着，以为他马上要走，结果这家伙竟然不动了。

太史阑暗叫不好。这么一个家伙铁塔一样矗在这里，等下还怎么做手脚？她还能怎么滚出去换人？

马蹄声在接近，皇帝车驾辘辘的车声也在接近。已经可以看见两边隐隐飞扬的旗帜。

太史阑忽然跳了出去。马上的人回头，还没看清太史阑的脸，太史阑已经滚到了他的马蹄下，一脚横踹。

啪一声，骏马一声长嘶，抬足乱蹦，那老将猝不及防，仰身栽倒马下。眼看他就要滚到马蹄之下被惊马踩伤，太史阑抓住他的领口将他拎开。

“放肆！”那人怒喝，还在她手中挣扎，力气很大。太史阑二话不说，随手抓起一把泥巴塞在他嘴里。

那人发出愤怒的呜呜声和欲待呕吐的声音——路边常有牛粪马尿，烂泥向来很臭。

太史阑才没有怜惜之心，谁想坏她的事她揍谁，毫不客气拖着这家伙走回牌坊后，花寻欢早已备好了绳索，太史阑三下两下将这老家伙捆了，再顺手在那老家伙骑来的马屁股上一刺，马长嘶着狂奔而走。

此刻马蹄声急，勋卫已到！皇帝车驾已到！

太史阑无心再管这人，抬脚踹了一脚，然后伸手将这往树荫里一推。

推出去之前，她一低头，正看见他腰上的黑色玉佩，一个硕大的“晋”字。

她眼睛一眯，一抬头，终于对上了那人愤怒得欲待喷火的眼神。

一张她曾经听过好几人描述，有点熟悉的脸。

她一怔，随即笑了笑，道：“公公，你好。”

然后手一推。可怜的老国公，呜哩呜噜被推到了满是烂泥树叶的树丛里……

太史阑一脚把未来公公踢进树荫，也便不管他了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外头大路。

眼看皇帝车驾即将近前，她连心都怦怦跳起来——景泰蓝好吗？胖了还是瘦了？有没有受过委屈？今晚可受了惊吓？

她自穿越后几乎和景泰蓝就没分开过，如今虽然离别没多久，但于她却好像和景泰蓝分别了一年，满心都是思念。

黑金色的马车从西往东，勋卫的队伍从东往西，相距还有二十丈，就在勋卫首领将军正要下马接驾的那一刻，忽然马似乎绊到了什么东西，马车微微一倾，帘子一掀，坐在皇帝马车两侧的两个太监骨碌碌滚了下去，跌到道路一边的草丛中。

太史阑对花寻欢使个眼色，两人迅速拖过那两个太监，胡乱往身后树丛里一塞。



两个太监肥硕的屁股正堵在老国公嘴上……

随即太史阑和花寻欢滚了出去。几个太监跳下来，一边将车子扶住，一边向车驾下跪请罪，另有两人过去将太史阑两人扶起。此时勋卫正好到面前，看见圣驾自然要下跪避道行礼，也就没法上前查看，视线也被请罪的一大排太监挡住。

章凝从后头一辆车子里探出头来，过去问了安，随即不耐烦地道：“没事便速速起行！”太监领命，顺手便将太史阑和花寻欢推了上去。

两人低眉敛目，并不说话，坐在车门两侧，微微垂头。

那边勋卫卫将军迎上章凝，见礼后问：“陛下是要进宫吗？可是此时宫门已经下钥了……”

勋卫是内五卫中最高一卫，由王公贵族和三品官以上子弟组成，历来是皇帝亲卫。如今皇帝年幼，谁都知道这一支内卫应该是受太后掌控。

好在无论如何，这还是皇帝亲卫，本身就应该承担皇帝出行的保卫之责，并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阻挡圣驾。

“便是宫门下钥，也不能阻挡陛下视疾。”章凝正色道，“听闻太后今夜凤体欠安，陛下特意连夜赶来探看。陛下以仁孝治天下，怎能对太后疾病不闻不问？”

勋卫指挥垂下眼睛，心想太后身体经常各种不好，怎么没见陛下这么趁夜巴巴赶来探病？

他今晚接到的命令是严守宫门，不许任何人随意出入，但这个任何人里面，到底包括不包括皇帝，他也不敢做主。

想了想，他笑道：“是，末将领命。不过按照规矩，但凡半夜入宫人员，都应该先经过勋卫查看。微臣不敢查看陛下，不过那几位宫人还请移步。这也是为陛下和太后的安危着想，请陛下和大司空宽涵。”

说完也不等章凝回答，他对身边一个年轻将领努了努嘴，那将领带着几个士兵直奔车前。章凝皱了皱眉，对太史阑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小心，让开一步。

太史阑和花寻欢跳下车，看向那过来的年轻将领，只见那人身材纤细，个子不算高，头盔压在眉间，遮挡住了半边脸。

太史阑瞧着这人觉得有些眼熟，但这时候遇见眼熟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事。

那人步子很快，步态也有点眼熟，他并没有直接走到太史阑两人面前搜身，而是在她三尺远之外立定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两位是西局特使？西局的大人们，末将不敢唐突，搜身就免了，只想请问两位一个问题。请问西局在丽京新辟的特局坐落何处，新任副使何人？”

太史阑一怔，心想她怎么知道这个？

章凝脸上也微微变色。西局建制特殊，是朝廷内设的特务机构，整个体制和运转方式都只有太后等寥寥几人掌握，并且据说西局内部的秘密也是分等级的，什么等级能知

道什么消息，一点都不会错。

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十分刁钻。这个问题的密级，很可能不是普通的西局探子能够知晓，但是这又是不确定的事情，很可能无论答出答不出，都是错。

章凝想来想去，都觉得这一招厉害，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来。

这边沉默掂量，那将领脾性不错，很有耐心地等着，他似乎有些饿了，太史阑看见他悄悄从袖子里摸出一颗花生米来，偏转脸嚼着。

他脸一偏，月光下出现一个熟悉的轮廓，太史阑眼睛一亮。慕丹佩！她竟然已经在勋卫任职！一瞬间太史阑心中转过很多念头，最终决定，冒险！

她手指伸入车内，做了个手势。随即做出要跳下车的模样，跳车的动作却有些笨拙，压着了车帘，车子一阵晃动，里头景泰蓝立即尖声道：“轻些！”

一把掀开车帘。慕丹佩一抬头，正迎上景泰蓝的脸。

景泰蓝一眼看见她也怔了怔，随即明白了麻麻要他露面的意思，小嘴一鼓，对着慕丹佩做了个“老婆”的口型。

月色下慕丹佩的脸色阵青阵白，好像见了鬼。太史阑还从没见过这潇洒的女子这种德行，忍不住多欣赏了一会儿。

她知道以慕丹佩的聪慧，在这时候看见景泰蓝，一定会联想到很多，比如这是圣驾，比如陛下传说里一直在皇宫和永庆宫，比如她明明在极东天授大比中见过景泰蓝。

她再聪明些，不仅可以猜出太史阑，还可以想到更多事。

太史阑知道慕丹佩绝顶聪明，她等于把自己的秘密坦然晒给了她，现在赌的就是她有没有猜错慕丹佩的心性。

好在慕丹佩也是个见过世面的，一瞬间的惊讶过后，立即清醒过来，瞧了景泰蓝一眼，又瞪了太史阑一眼。

她这眼一瞪，太史阑心中便一定。随即她走上前去，笑道：“将军问的问题比较私密，涉及我西局机密，请附耳过来。”

慕丹佩似笑非笑瞧着她，太史阑附在她耳边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有种你就卖了你夫君！”

慕丹佩撇撇嘴，低声道：“有何不敢？你这个混账！”退后一步，点点头，装模作样，哦了一声，转身退开。

她退到勋卫指挥使身边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那人犹豫一下，终究点点头。

“请由末将为陛下和大司空引路。”指挥使侧开身，一边对身边属下使了个眼色。

车马再次移动，章凝松了口气。车驾从站在路边的慕丹佩身边过，太史阑目不斜视。

景泰蓝对“未来老婆”咧嘴笑了笑，忙不迭地放下车帘，他要忙着瞧麻麻呢。

太史阑垂首坐在车边，隔着一层金丝竹帘和一层织锦缎帷幕，都能感觉到里头小人儿灼灼的目光。